



醉月樓

國立台灣美術館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李野
1965

1.

重慶、臺北、異鄉人 (1945-1970)

李小鏡的成長記憶，其實反映了一整個世代在動盪環境之下的生命歷程。1949年國共內戰之後，國民政府撤退到臺灣，中國大陸各地約一百二十萬軍民也隨之遷入臺灣。這所謂的「外省族群」，為臺灣的文化、飲食等等生活面相，增添了豐富而且多元化的元素。在臺灣落地生根之後，藝術方面的才華和興趣，又將逾弱冠之年的李小鏡帶到美國。這些環境與文化種種的轉變和衝擊，不僅被轉化成為李小鏡性格之中的韌性和適應力，也昇華為一種不拘泥於學派、媒材、創作型態的藝術態度。



【本頁圖】

1950年，李小鏡與父母合影於臺北。

【左頁圖】

李小鏡 1966 年的水彩習作。

大時代動盪下的顛沛與流離

1940年代對於兩岸的華人而言，都是充滿著動盪與不安的年代。經歷了漫長的對日抗戰，在日本投降之前，逃難、死亡和離散，都是成千上萬人每天要面對的生活真實面相。李小鏡的父親李育文是軍人，在父親被調去前線打仗之後，母親劉鏡心和祖母楊氏在動亂之下別無選擇，只能帶著兩個女兒李小文和李次文開始逃難，一直要從西北逃到重慶之後，一家婦孺老小才好不容易安頓下來。一方面，母親費盡千辛萬苦嘗試去聯絡還在前線打仗的父親，另一方面，一家子在躲警報和跑防空洞的夾縫中過日子。

在日本軍閥大勢已去之後，李育文從前線調回了重慶。那是一個能夠團圓就是幸福的年代。所以一家人的歡欣鼓



1945年，剛出生的李小鏡。

【左圖】
1947年，三歲的小鏡和姐姐李小文、二姐李次文於南京合影。

【右圖】
1948年，李小鏡（左3）與家人合影於南京。





1952年，李小鏡與父母在澎湖留影。

舞，自然是不在言下。1945年春天，對日抗戰勝利，日本無條件投降，李小鏡就在這樣複雜的時代背景中出生了。他可是二代單傳李家的獨子，家人和親友的喜悅與寵愛，都是可以想見的。李小鏡小時候雖然頑皮，但只要有紙筆就能安靜下來塗鴉，似乎對於藝術的興趣和執著，是他從娘胎裡就帶來的一個特質。

可惜對日抗戰勝利所帶來的舉國歡騰，卻沒能持續太久。國共內戰的爆發，又讓李家人繼續了另一波的顛沛流離。往後，形容那些年所過的日子，李小鏡在回憶時言簡意賅地提到：「畢竟是生活在中央政府所在的後方，活著，就不能說苦。」

當時已經轉任文官的李育文，先調南京又轉調上海，讓一家人追著搬家，都趕不上時局和人事的變化。在這段變天在即、人心惶惶的日子裡，身在軍中的父親無法親自照顧遠在南京的家人，只能無奈地為著安排家屬逃離大陸而四處奔走。所幸透過一位至交的安排，緊急讓劉鏡心帶著一家老小，靠著夜色掩護，匆忙搭乘運送物資的軍機飛往臺灣。因事發突然，李母甚至連家當都沒有時間好好收拾，就倉皇逃離。這一年，李小鏡虛歲四歲。



1956年，就讀臺北市大龍國民學校（今臺北市大同區大龍國民小學）時的李小鏡。

眷村成長記憶

這個時候的臺灣，正在經歷一次社會人口結構上的巨大轉變。光復之後，數十萬的日人、日軍及其眷屬、琉球人和韓人，共分七期被遣返離開臺灣。尾隨而來的，是中國大陸各地約一百二十萬的軍民，跟著中華民國政府遷入臺灣。這一批「外省第一代」，被政府安遷至臺灣各地，多數集中居住在公家安置的地點，也就逐漸形成了臺灣特殊的「眷村文化」。而年幼的李小鏡，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之下長大的。

李小鏡自傳中所描述的童年生活，像是彈珠汽水、騎馬打仗、孔廟捉知了（又名蟬）等等生活中的點滴，也是那個世代許多人的共同記憶。除了這些已經被寫入民歌、拍成電影的臺灣生活經驗之外，當然，在陌生、特別是族群相異的環境之中，一些男孩難免會發生小衝突，甚至於鬥毆。但整體而言，所謂眷村文化背後，其實有著極為複雜而且脆弱的情感、經歷和記憶。

1953年，李小鏡（右）與妹妹李澍於臺北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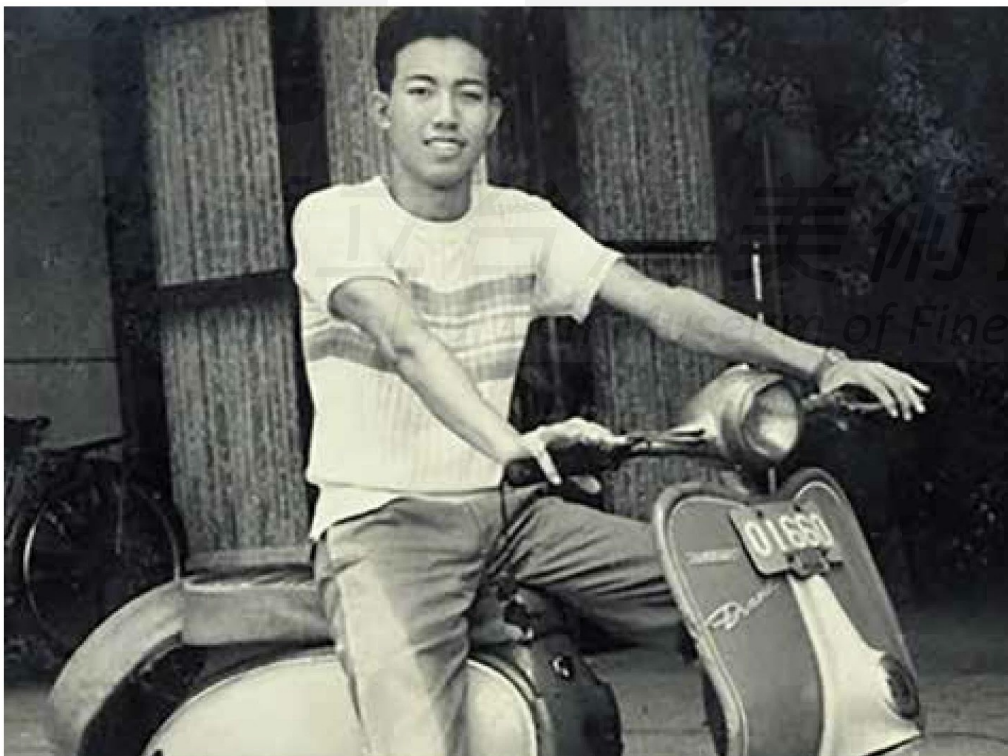


老一輩來到臺灣的人相信政府、相信黨，以為在臺灣僅是「反共復國」之前短暫的逗點，一直到他們年邁之後，才意識到那個鄉愁，應該是個永恆的句點。而小一輩的人，隨著家人來到臺灣或出生在這裡，懵懵懂懂，也就糊里糊塗地成為了臺灣社會中的少數「外來族群」。胡璉將軍的孫子胡敏越，在2019年接受BCC中文電子報訪談的時候，曾經針對自己在臺灣的成長記憶有這樣地表示：在臺灣出生長大，中學時期身邊同學幾乎都是外省人後代，大家都說國語，所以他當時從來沒有意識到，自己是臺灣人中的「少數」族群，直到進入世界新專（今世新大學）就讀，周圍的同學來自臺灣各地，而且這群同學幾乎都講臺語。這時，胡敏越才發現：「原來我是外省人。」誠如BCC中文電

子報記者在文中所言：「第二次國共內戰之後，兩個截然不同的政權自此於海峽兩岸對峙，上百萬大陸人隨著國民黨政府遷臺，鄉愁成了詩人口中『一彎淺淺的海峽』，『外省人』三個字也逐漸化為遷臺大陸人，甚至其子孫後代揮不去的代號。」代號和標籤，其實都是傷害社會認同感的一種殘酷而且粗劣的方式；因為標籤區隔而產生的疏離，不但容易造成歸屬感的低落，也讓外省人在 1979 年 1 月 1 日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式建交之前，一直都是臺灣人移民美國潮流中的一個重要族群。

中學時期的李小鏡，喜歡課外活動，除了參加了體操隊之外，還迷國術。不僅在學校跟教練學功夫，晚上待家人入睡之後，還會一個人溜到後院練拳。興趣廣泛的他，除了愛看漫畫，甚至還曾經嘗試出版漫畫。當然，在那個填鴨式教育的年代，多元教育和發展並沒有受到適當的支持。

李小鏡興趣的多元發展，在他就讀臺灣省立復興中學（今臺北市立復興高級中學）的時期也同樣顯著。但他在課外活動方面的活躍，並沒有博得師長欣賞或者享受到特別待遇。他耿直、不服輸的孩子頭個性，



1961 年，就讀臺灣省立復興中學時的李小鏡。

【右頁上圖】

李小鏡 1965 年就讀中國文化學院美術系時期的油畫習作。

【右頁下圖】

1967 年，李小鏡的畢業展習作〈山童〉。

讓起鬨、打鬧成為家常便飯，甚至帶給他生命之中的第一次重大打擊。對此，李小鏡如此提及：

經常因吸菸、起鬨、打架而不斷地被檢舉，並得到記過處分。比較荒唐的是，除了壁報比賽始終因我在主辦而得獎，加上擔任樂隊指揮，還有擔任班上的康樂股長每學期都會固定的記功。功過相抵後，我不但沒被退學，操行成績還常維持在甲等。唐主任搞不定我，逼他最後使出殺器。他竟然說服所有老師，讓我最後一學期每科的成績都不及格，一律是 59 分而不能畢業。對了，那年全高三的同學只有我一個人沒有畢業。這一棍深深擊傻了我，好幾天，整個天地對我都沒了輪廓和色彩。父親見我受創夠深，只說了一句「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卻沒進一步的責難，並鼓勵我申請以同等學力報考大學聯招。

1965 年，就讀中國文化學院美術系西畫組的李小鏡。



1960 年代，臺灣的大學錄取率不到百分之四十，大專聯考分成甲、乙、丙三組，所謂的聯考，就是個名副其實的「窄門」。高中肄業的挫折，激發了李小鏡的鬥志，澈底將他天生寧願打輸、絕不認輸的個性，投注在學習這件事上。除了拜林玉山為師，補習國畫之外，還剃了個大光頭以宣示決心，足不出戶地專心苦讀。每天只給自己四小時睡眠時間，以四個月的光陰去彌補三年多的蹉跎，全力衝刺。最後以第二志願的好成績，考進中國文化學院（簡稱文化學院，今中國文化大學）美術系主修西畫。從此，李小鏡擺脫了高中時期的夢魘，而學院清幽的環境和自由的校風，也讓他有了重生的感覺和自信。

回憶起在文化學院美術系的求學經驗，李小鏡提到學校因為經費不足而造成的師資短缺。有趣的是，這個窘況所產生的意外結果，是讓學生能夠更多元地去接觸不同風格的短期客座教授，也因此讓學生們不為單一學派或風格所限制。許多當時臺灣的知名畫家如李石樵、李梅樹、林克恭、廖繼春、馬白水等等，都曾經在這個時期，在文化學院美術系做短期教學。這個特殊的環境和經驗，讓李小鏡深刻體會到創作自由的重要性；同時，也不免在風格嘗試和摸索的過程之中，產生惶恐與焦慮。李小鏡在大學時期，嘗試過許多不同的繪畫風格，譬如立體派、超現實主義、野獸派等等，都曾經成為他摸索過程中學習的對象。



來來來，來臺大；去去去，去美國

從1949年到1979年之間，美國的對華政策，明確支持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為唯一合法的中國政府。此外，加上在這個時期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禁止人民移民美國。因此，在這三十年之間，美國每年給整個中國的兩萬移民配額，皆由臺灣移民所獨享。根據臺美人歷史協會網站所公布的資料顯示，早期自臺灣到美國的移民，大多數是隨中華民國政府到臺灣的大陸人。

1967年，李小鏡前往橫貫公路徒步旅行時留影。



1955年之後，許多成績優異的臺灣大學生，更是開始以申請獎學金赴美留學為志願。當時美、蘇兩國長達二十年的太空競爭，讓美國政府認知到科技人才的重要性。因此美國國會於1965年通過新移民法，讓具有技術專業的人員，能夠享有在美合法居留的優先考量。這項法規讓許多當時在美國的臺灣學生有機會取得居留權，順利進入美國政府、大學、研究室，以及大公司工作。於是在當時的臺灣社會中，「來來來，來臺大；去去去，去美國」蔚為一股風潮。這股留學及移民潮，在1965年至1975年之間達到高峰，而這群技術移民，後來



1963年，李小鏡(右1)和
母親、大姐及妹妹在臺北照相
館合照。

也就成為了美國臺灣人社區的主幹。

李小鏡對於當時的社會風潮如此形容：「1960年代，在還有美軍駐守的臺灣，優秀一點的大學生，在畢業之後都想盡辦法去美國留學。少數學成回來的人，也都像是鍍了金、添了神通一般，讓人羨慕又尊重。經過父母親洗腦成功，我的兩個姐姐也先後去了美國，大姐學系統管理，二姐拿到獎學金攻電腦，都在費城。那時的留學生大多半工半讀，積下來的錢除了交學費外，還按月寄錢回臺灣貼補家用。每個月二、三十塊美金能讓家裡的日子好過不少。那還是一元美金兌換四十多塊新臺幣的時代。」

當時的李小鏡，在文化學院美術系成績優異，以總成績第一名得到獎學金。但兩個姊姊先後留學美國，並且相繼在美國結婚和定居的事實，讓李小鏡開始意識到一個獨子需要肩負家庭負擔的壓力。這個轉變，讓李小鏡重新審視自己的環境，以及對於家庭必須負擔的責任。逐漸年邁父母身上的重擔，讓他不得不去面對許多年輕藝術家，特別是沒有經濟背景的一年輕藝術家必須要回答的一個問題：「我有條件去做畫家嗎？」



〔左圖〕
1968年，李小鏡自中國文化學院美術系畢業。



〔右圖〕
1969年，李小鏡於臺南新營服兵役時留影。

基於現實環境的考量，讓李小鏡決定放棄純藝術創作，而改走應用美術的路線，在畢業之前，就進入社會開始工作。大三至成功嶺受完軍訓之後，李小鏡靠親友安排，進入了天主教辦的財團法人光啟文教視聽節目服務社（簡稱光啟社）做工讀生。當時的光啟社，剛剛添增了一個動畫部門，由剛從美國帶著華特·迪士尼（Walt Disney, 1901-1966）動畫技術，以及器材回國的趙澤修（1930-）負責。這個機緣，讓李小鏡有機會接觸到一群優秀的創作人才，包括：夏祖明、孫少瑛及王寧生等人，他也從這個共事經驗之中，開始學習到應用美術界的文化，以及為人處世之道。

1961年到1972年，是經濟學家葉萬安所稱的臺灣「自力成長與經濟起飛時期」。這時候的臺灣，連續長達十二年，每年經濟成長率平均10.2%，而且通貨膨脹率僅為3.9%。各項經濟指標快速成長，同時物價相對穩定，著實創造了令人稱羨的臺灣奇蹟。

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

【關鍵詞】財團法人光啟文教視聽節目服務社（Kuangchi Cultural Group）

財團法人光啟文教視聽節目服務社是歷史悠久的臺灣天主教大眾傳播機構。1958年6月，臺灣耶穌會買下臺中市中聲廣播電臺，並任命卜立輝神父為技術顧問，成立「光啟錄音社」製作廣播劇錄音帶，免費提供廣播電臺播出。1961年，光啟錄音社更名為「財團法人光啟文教視聽節目服務社」，簡稱「光啟社」，總社設於臺北市，同時向中華民國教育部登記為非營利社團。光啟社是首開臺灣影視媒體先河的重要單位，它的歷史比臺視、中視和華視等三家無線電視臺都還要悠久。除了製播廣播節目之外，1961年7月，光啟社開始以短期訓練班的模式，培養臺灣電視人才。

這個年代的臺灣社會，充滿了向上發展的朝氣與動力。以李小鏡的字句來形容，這是一個「只要你敢接，到處都是機會」的年代。尤其是電影界，除了成立於1954年的中影之外，來自香港的聯邦、七海及國聯，都在臺北成立公司或分公司。靠著在光啟社建立起來的信譽和關係，李小鏡在入伍服預官役前後，在臺灣當時蓬勃的電影界有應接不暇的工作。從電影院的壁畫製作到電影的片頭設計，都是他發揮創意和運用藝術才華的機會，也讓他忙到連畢業典禮都沒有時間參加。退伍後，李小鏡繼續留在電影界工作，曾經和李翰祥、王寧生、白景瑞、胡金銓等著名導演合作，擔任美術指導的工作。

在回憶起那段時光的時候，李小鏡這麼說：「嚴格地說，提前進入社會，對我何嘗不是一種損失，但是在那個年頭，我完全沒有這等領悟。另一方面，由於處處充滿挑戰與誘惑，改走應用美術的路卻也始終沒有叫我後悔過。」有趣的是，雖然李小鏡不是當時臺灣典型理工專長的留學生。但在家中父母以及兩位姐姐的鼓勵之下，他還是走上了「去去去，去美國」這條成長道路。1970年，李小鏡通過申請，進入費城藝術學院（Philadelphia College of the Art）研究所就讀，主修電影和攝影。李小鏡表示：「因為當時簽證很嚴，去美國大使館辦簽證那天還特別穿了一身西裝，帶去一本包含我做過的設計和剪報的作品集，表明我在臺灣是有專業背景，不會賴在美國不走的。沒想到櫃檯後邊那位能說國語的老美仔細看了一遍還真被我唬住，說了一句：『美國歡迎你！』用力地跟我握了手，就這麼通過了美國簽證。」

就這樣一句「歡迎你！」，當年虛歲二十六歲的李小鏡離開了臺灣，再次成為異鄉人。一直要到1981年舉辦第一次個展的時候，他才再次回到臺灣這塊已然從異地轉化成為故鄉的土地。

費城藝術學院一景。

